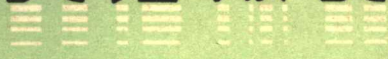




韓 希 梁

黃海散記



4443

黃海散記

韓希梁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字数 54,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2/8 册】

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5,000 册

目 次

一	海軍大尉	1
二	宏偉的大連港	11
三	海港之夜	16
四	海港啊，海港	18
五	黃海夜景	21
六	海洋之歌	25
七	我們航行在渤海海峽以東	28
八	一個未來的海軍軍官	33
九	海洋里什麼動物在發光	39
一〇	海上看日出	42
一一	為什麼把黃海描寫為藍色的	48
一二	山東高角——成山頭	50
一三	海發怒了，我們和風浪搏鬥	56
一四	海上看青島	66
一五	海洋——動物的園地	
	——參觀高島，人產博物館	76

一六	海上的联欢	
	——夏令营的少先队员們来到軍艦上作客	84
一七	向月球致謝	
	——青島棧桥观高潮	91
一八	向着黃海的南部前进	
	——从胶州湾到連云港	96
后記		102

一 海軍大尉

很早以前，我就想到我國海洋上去看看，但是一直沒有機會，今年的夏天，這一願望實現了，我到了我國的黃海。

我是乘坐我們海軍的巨型登陸艦航行的。這種大艦航行在大海上的時候，簡直像一座巨大的活動堡壘。

我是在這天的上午上艦的。吃中飯的時候，我在軍官休息室遇到了一件巧事，那對我的這次航行是有很大影響的。那麼首先就來把這件事說說吧。

艦上的軍官們是在軍官休息室開飯的，餐桌共有三張，每張桌上都擺着同樣的菜飯。艦上的伙食是這樣：不管你是艦長、艦隊司令或是水兵，所有的飯菜都是一樣，因為在海上所有人員的體力消耗都是一樣的。伙食水平自然要比陸地高一些，有肉食、蔬菜、水果、牛奶和黃油等，麵包是天天有，頓頓有，大米却是少見。不習慣於長吃麵包的水兵們說：我們的胃子一下子真不習慣咧。

我這麼吃着吃着，偶然抬頭一看，看見對面桌上坐着

一个海軍大尉，他穿着他們的第二号服装（第一号服装是雪白軍装，第二号服装是蓝色軍服），肩上的肩章閃着光亮。从他的臉上看他还年輕，只是臉色有点发黄。这个人我好象有点面熟，好像在哪里見過，但一时又記不起来了，于是我就輕声地問我身边的一位上尉艦长：“喂！艦长同志，那边吃飯的一个大尉同志是誰？”我尽力不讓这問話声給那个大尉听到。

“我們的大队长。”上尉艦长說。

“他叫什么名字？”我又追問，“請你把这位大队长的名字告訴我，我好象在哪里見過他。”

“姓朱，叫朱俊……”

啊，我記起来了，这个人我可熟习咧，他不是我那个連队的副指导员嗎？他和我在一个連队里工作过，曾經作过我的助手，而且相处得很好，从来沒有爭过嘴吵过架。

1947年的春天，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的时候，我在一个炮兵連队里作政治指导员，为了加强我們連队的政治工作，师政治部特別派了一个保卫科的干事，到我們連队担任副政治指导员，那就是这个海軍大尉朱俊了。那时候，他的年紀很輕，个子很小，只有二十一、二岁，而且作領導工作也缺乏經驗，胆子很小，但是工作热情却很高。他到了連队之后，不会帮助战士解决

思想問題，不敢在隊前講話，我們就鼓勵他大胆地去處理問題；特意讓他在隊前點名，鍛煉鍛煉。他說他的個子較矮，站在隊前後面的人都看不見他，我們就叫他站在石頭上或是凳子上講。他的性情很好，总是不聲不響的工作，有什麼困難就來找我和連長幫助，我感到他雖沒有副連長或其他排長那樣一股“虎”勁，卻是一個好助手。

1947年的8月我們攻打魯中山區的蔣軍碼頭崗據點時，上級指派我們連派出4門火箭筒，去摧毀這個崗頂上的火力點，掩護步兵沖鋒。結果敵人的火力點是被摧毀了，而我們却由於火箭筒在夜間射擊時尾后噴出的火光很大，以致暴露了目標，被敵人炮火一頓襲擊，好幾個火箭射手都負傷了。這一次，朱俊也在那裡。彈片穿透了他的右大腿，鮮血染遍了下身軍服。在下着大雨的黑夜里，他被抬到了後方。從此，我們就失去聯繫了。大家知道，那時候，我們行動頻繁，一天一個地方，分別之後再想見面可就不容易了。我隨着我們的部隊南渡黃河，進軍中原去了。而他呢，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才出醫院的，出院後又不知道調到什麼地方去了。現在，偶然間卻在一個軍艦上見到了這位多年不見的戰友，怎不叫我感到特別愉快和高興呢？尤其是我目前又處在一個十分陌生的環境里。于是我忍不住的大叫了一聲：

“朱俊！”

这一声喊，把他喊的猛然抬起了头。

“啊呀，是你呀！”他說，“我偷着看了你好几回了。总觉得好象有些熟悉，可又不敢認，就怕認錯人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怎么会这么巧……。”

“这种巧事多得很。”我說，“怎么，呵，你現在成了海軍了！”

“是的。”他說，“你現在在什么地方工作？”

我告訴了他我在什么地方工作以后，他說：“啊，你是來檢查我們工作的吧？你來了正好，可以給我們一些指示和幫助。”

跟着，他又招呼說：“我們先吃飯，吃完了飯，你到我的艙里去。我們好好談談，談談許多老同志近來的情况。”

“好吧。”我說，“到这边桌子上來一起吃吧。”他于是拿着飯碗跑过来了。

飯后，我們走進了一个干部艙里，坐了下來，話說得就沒有一个了了。我們首先关心的是，分別后我們双方的情况大家身上有些什么变化，看自己是不是在这个时代里掉了队。然后就談到了其他战友的情形。我告訴他說：我們的那個連長，在研究試驗炮送炸葯時失事犧牲了。我們連部里的一個通信員，現在在志願軍某連担任指導員。我們連队里的一些解放過來的戰士，開始不是不願拿出自己的技術來，說自己不會打炮嗎？可是後來都

成了連队的骨干，打仗都很勇敢，而且有好些人都进了炮兵学校培养成炮兵专家了。你看变化大不大？

“从前啦，我們光 and 山打交道。”大尉說，“現在却和海洋发生关系了。”他在講完了他自己負伤后的一段情况 after 后，說：“那时候，我們天天爬的是山，睡的是山，海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晓得。老实說，那时候我們首先盼的是什么时候要有我們自己的飞机就好了，那样，我們白天可以行軍，不用夜摸，不受敌人的气。至于軍艦，我只在画报上見过，到底軍艦是怎么一回事，我也弄不清，并且我从来也沒有这个思想准备，說是将来还要我們来开軍艦，指揮艦艇。海洋对于我們国家有多大的意义，我也不懂得。現在呢，現在我們搞起軍艦业务来了，得成天在海上航行，得向科学进军……。”

“那么，你就講講你是怎样向科学进军的故事吧，我很想听听。”我說。

“我身上沒有什么好材料。”大尉說，“我們水兵們和干部們有許多好材料，你什么时候要，我都可叫他們来和你談。我們是老战友了，你是我的老上級，我在你面前談談沒有什么关系，只算是談談别后的情况就是了。到海上来工作这条路走起来不是直的，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終久还算走过来了。到底是什么力量使我走过来的呢？原因当然很多，你听我談談吧。

“我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期调到海军里来的。刚一调来，上级就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愿意在陆地上工作，还是愿意上舰，下海；我说，‘既然来干海军，还能作个旱鸭子，不下水吗？既然要干海军，就得作个水鸭子，上舰，下海。’舰队的政委说：‘那么好吧，上舰就给你上舰，不过，同志，我得先向你说明，既然决心献身于祖国的海军事业，就得终身干下去。我们有的同志从陆军里调来后，是没有跨过这道关的。跨过了这一关的，现在就成了很好的海军干部了，跨不过去的，就没能在这个岗位上站住。什么关呢？就是迅速地掌握海军技术和习惯海洋生活。’

“这样我就上舰了，下海了，并且一下子就叫我去一条大舰上当舰长。这种信任，当然使我非常高兴。

“我踏上军舰一看，嗨哟，好长个家伙。这么长的一条大舰，象条街道似的，这叫我怎么指挥呀，这又不是只小渔船，连靠个码头都不容易。照顾到船头照顾不到船尾，一下子碰到码头上，碰坏了还要受处分呢。尤其是那些机器和仪器呀，更是见了叫人头昏：什么电罗经啦，磁罗经啦（这是指示方向用的），测深仪啦，测距仪啦，什么雷达、无线电、机舱的锅炉呀……我过去连见都没见过，现在一下子都叫我掌握它，你看我怎么能一下子弄懂这些东西。但是人已经上来了，在首长面前又说过大话，再说不干也不好意思，人家怎么学得会的，学学试试看，

一定不行再說。于是我的第一次航行生活就开始了。

“非常不巧，我的第一次航行就遇到了一个严重的考驗。它不象你这次到我們艦上来是‘循序漸进’的，开始是近距离的航行；早晨出海，晚上就靠岸休息，漸漸的再作远航。我的第一次出航就是远航，从上海一直航行到大連，航过整个的黃海，在海上要連續的航行好多天。不习惯的海上生活就开始折磨我了。遇到了大风浪，我就暈船了，嘔吐了，爬不起来了。当时，我心里想，我是不能干了，我是不适合海洋生活的，我一上艦就无力工作了。我还是回我的陆軍去吧，干我的老一套去，那一套我熟練得多。我刚来海軍时那股子热情，一下子都消失了。但是，我到底还是个艦长，我必須坚持着站立起来，我必得到駕駛台上去工作，要讓水兵們看見，我这个新来的艦长还没倒下去，同志！战胜暈船这一点，在岸上下决心容易，下了海，遇到了风暴，实现决心可就不是个容易的事了。

“我要求回陆軍去工作的报告真的打上去了。但是，后来我还是转变了、安心学习了。这个我也不去詳細的說。既安下心来，我就得下功夫学习了。我学数学、物理、电学、磁罗經，我学习用超声波来测水深——超声波向海底发出一个声波后，就返射回来一种信号，記錄器就把水的深度自动記錄下来。……至于雷达、无线电我也得学。

海軍是高度的技術，要掌握它就得有高級數理知識。我們不能比那些剛從學校里出來的高中、大學生，他們學這些東西，一下子就銜接上了，而我們得從頭學起。還有，你不能說記憶力的強弱完全沒有影響，他們的記性好，而我們答出來的題目，却是顛顛倒倒的。但是，我們卻創造了一些很好的學習方法，我的理解力較好，機械的記憶不好，我們就給它來個多見面，多點名……。”

大尉在滔滔不絕的說下去，越說越有勁，但我總覺得他有一段經過沒有說到，就是他的思想到底是怎麼轉變過來的？什麼東西使他戰勝這些困難的？於是我就切斷他的話問道：

“這樣，那麼你先談談，你的思想是怎樣轉變過來的？是什麼東西在支持你這樣努力學習的？”

“你們作這種工作的人總是喜歡問人家：你當時是怎麼想的呀？你的思想活動是怎樣的呀。我不早說過了嗎？我身上沒有材料好收集。……這個轉變自然離不開上級的談話和自己的努力。政委當時又找我談話了，他說：‘你是從陸軍老大哥來的，一定要起模範作用，一定要學得比人家快。’我說：‘人家是知識分子嘛，我是一個小學生。’政委說：‘你忘了你是共產黨員嗎？’這話簡直是一服清涼劑，我一下感到我不該表現得那樣糟。我的生活不能象一只鐘表一樣，老是在原地轉，我要向前跑，象衝鋒的時候那樣

紧张的往前跑。当然，跑的时候是很累的。可是到了目的地，就会感到愉快和幸福了。我想我的思想转变还算我的几次远洋航行。老韩同志，我对你说实话，你没有在我们国家的海洋上航行过吗？你没有下过海吗？假使你到那边去走走，去看看祖国海洋上的美景，看看海洋里的水产，听听每一个海港的历史，亲身看一看，我国的海洋对于我国的国防是多么重要，那么你就会懂得，我为什么这样下劲的学习海军技术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多是从海洋上来的。我在这里也不能细讲，你跟我们去远航一趟，去看看，你就不难懂得了——你准备跟我们一起去远航吗？”

“当然跟你们去。”我说。

“你亲眼看看，你把它写下来，再去告诉其他的同志们，那样，参加我们这个行列的人就会更多了。——怎么样，你的行李搬上来了吗？你没带什么行李？好，我们抽一床被单给你。这里我现在是主人，你倒是客人了。”

“报告大队长同志。”传令兵在门口敬了一个举手礼，叫道，“支队长请你去开会。”

舰队司令叫他开会去了。他说了一句“以后我们谈的机会还多咧，”就走了。支队长叫他去谈远航的准备工作问题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目送他走到甲板上去。我看见他的个子长大了，也感到他的能力提高了，会说话

了，尤其是用科学武装了起来之后，他显得更加美健魁梧……”

那么就讓我們跟随我們的艦隊一起，到黃海上航行去吧。在那浩瀚的海面上，我們将会見到許多海上奇景，認識許多魅人的海港城市，听到許多屈辱的历史，見到許多海洋里的生物，但也要經歷一些艰苦和风险。对于海洋毫无所知的我，大尉将会告訴我許多許多。我們的許多干部，都在我国的海洋上成长起来了。

二 宏偉的大連港

你到过大連嗎？你見過大連海港的宏偉的姿態嗎？假若你沒有見過我國北方這個最大的貿易港，那麼，你就聽我慢慢的介紹吧。

我坐着火車從北京出發，到了沈陽后就轉向南下，從那里進入遼東半島，在半島的尖端的一個大城市里下了車，這便是大連市。

大連市是一個百多萬人的大城市，它和旅順市合稱為旅大市。旅順是個軍港，人口較少，大連市的人口就有一百多萬了。大連市馬路寬廣，樓房很多，街道都以廣場為中心，作輻射形，市內的大小道路聯結得象蛛網一樣。大連市的交通非常便利，通行全市的電車，可以通到郊區很遠的地方。因為城市是依山而築，所以就難行走什麼三輪車和腳踏車了。大連市的電氣、電信、上下水道等等設備都很完備（家家都有瓦斯，可以燒水煮飯）。在炎熱的夏天，大連人可以享受到海水浴和清涼的海風的幸福，城市的街道上，再也不象內地城市那樣的塵土撲臉。

了。

大連有許多美丽的风景区和繁华的街道。当你的朋友引导你去游玩了黑石礁和老虎滩等风景区之后，他一定会向你提議說：“讓我們去參觀一下海港吧。你去看看喲，那里有多少你沒見过的东西呀！”

于是，我們就来到了这个庞大的复杂的海港上了。

我曾在書本上讀过关于港口的描写，也曾在画报上看見過有关海港的画面，但是，当我現在身临其境的时候，依然会惊嘆叫絕：多么美丽的大連湾，多么巨大的海港！

大連湾被群山环抱，只有东南方向有一个湾口，从湾口出去就是黃海了。

大連港在大連湾的西侧，港內水深适度，是一个天然的良港。

这里都是些庞然大物啊！天空无云，海面无风，大連湾的海水在輕輕地拍打着堤岸。

在全国的各个港口，你是很少能够見到这样巨大的海港碼頭了。大連港共有四个海港碼頭，每个碼頭伸进海里都有一千四百多公尺长。可以想象得到，在填筑这么深远的海面时，我国劳动人民付出了多大的劳动和牺牲啊！

你不見，二碼头上有一架固定的起重机，它的起重量